

情史

④

〔明〕澹澹外史 评辑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

卷十 情灵类

陈 寿

陈寿，分宜人，聘某氏，未成婚而寿得癩疾。其父令媒辞绝，女泣不从，竟归。寿以己恶疾，不敢近。女事之三年不懈。寿念恶疾不可瘳，而苟延旦夕，以负其妇，不如死，乃私市砒欲自尽。妇觇知之，窃饮其半，冀与俱殒。寿服砒，大吐，而癩顿愈；妇一吐不死。夫妇偕老，生二子。家道日隆，人皆以为妇贞烈之报。

崔 护

博陵崔护，姿质甚美，少而孤洁寡合。举进士第。清明日，独游都城南，得居人庄。一亩之宫，而花木丛萃，寂若无人。叩门久之，有女子自门隙窥之。问曰：“谁耶？”护以姓字对，曰：“寻春独行，酒渴求饮。”女人，以杯水至，开门设床命坐，独倚小桃斜柯伫立，而意属殊厚，妖姿媚态，绰有馀妍。崔以言挑之，不对，目注者久之。崔辞去，送至

门，如不胜情而入。崔亦眷盼而归。尔后绝不复至。及来岁清明日，忽思之，情不可抑，径往寻之。门院如故，而已扃锁矣。崔因题诗于左扉曰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只今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后数日，偶至都城南，复往寻之，闻其中有哭声，叩门问之，有老父出曰：“君非崔护耶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又哭曰：“君杀吾女！”护惊怛，莫知所答。父曰：“吾女笄年知书，未适人。自去年以来，常恍惚若有所失。比日与之出，及归，见左扉有字，读之，入门而病，遂绝食数日而死。吾老矣，唯此一女，所以不嫁者，将求君子以托吾身。今不幸而殒，得非君杀之耶！”又持崔大哭，崔亦感动，请入哭之。尚俨然在床。崔举其首，枕其股，哭而祝曰：“某在斯。”须臾，开目，半日复活。父喜，遂以女归之。

买粉儿

近有一富家，止生一男，姿容过常。游市，见一女子美丽，卖胡粉。爱之，无由自达。乃托买粉，日往市，得粉便去。初无所言，积渐久，女深疑之。明日复来，问曰：“君买此粉，将欲何施？”答曰：“意相爱乐，不敢自达。然恒欲相见，故假此以观姿耳。”女怅然，微应之曰：“见爱如斯，敢辞奔赴！”遂窃订约。薄暮果到，男不胜其悦，把臂曰：“宿愿始申于此。”欢跃，遂死。女惶惧不知所以，因遁还粉店。至食时，父母怪男不起，往视，已死。遂就殡殓，发篋

笥中，见百馀裹胡粉，大小一积。其母曰：“杀吾儿者，此粉也。”入市遍买胡粉，以此女比之，手迹如先。遂执问女曰：“何杀吾儿？”女闻呜咽，具以实陈。父母不信，遂以诉官。女曰：“妾岂复惜死，乞一临尸尽哀。”县令许焉。径往扶之，恸哭曰：“不幸致此，若死魂而灵，复何恨哉！”男豁然更生，具说情状，遂为夫妇，子孙繁茂焉。出《幽明录》。

元人传奇有《留鞋记》，与此事大似。男为郭华，女为王月英，买粉作买胭脂。月英约华元夜相会于殿堂。其夜女至，华醉卧，呼之不起，女留绣鞋一只而去。华既醒，得鞋，知女至，悔恨之极，啮鞋而死。独此段稍异。

吴淞孙生

吴淞孙生者，年十七，美姿容，与邻女相挑，而无便。一夕，其母出溺器如厕，孙误以为女也，急趋就之。见母，惊逸。母甚诧异，疑与女私，严鞠其女。女惭迫，遂投缢而死。母惊救不及，因欲毙孙以雪其恨。出给孙曰：“某与若门第相等，苟爱吾女，即缣丝可缔，何作此越礼事？”固要至家，缚之尸旁，趋县投牒。孙自分必死，私谓：“从无一夕之欢，而乃罹于法。岂宿孽所致耶！”惆怅间，见女貌如生，因解尸淫之，谓“一染而死，夫复何恨！”甫一交，女

情 史

气息微动。生异之，急扶而起，女已苏矣。俄，母偕捕者至，启户，则两人方并坐私语。母惘然自失，强逮至官。孙畏责，备述其事。邑令以为冥数当合，遂配为夫妇。

相悦也，几至相杀，为母者太狠矣。尸旁一缚，竟成赤绳之系。情在一染，欢结百年。先忤后合，反成佳话。虽然，使一染而死，孙郎岂真无恨乎？苟且几幸之事，又安可为也。

唐 文 喻

秦始皇时，有王道平，长安人也。少时，与同村人唐叔偕女、小名文喻誓为夫妇。寻王道平从征南国，九年不归，父母见女长成，即聘与刘祥为妻。女与道平言誓甚重，不肯改事，为父母逼迫，出嫁刘祥。三年，常思道平，悒悒而死。又三年，平还家，乃诘邻人：“此女安在？”邻人云：“此女意在于君，被父母逼事刘祥，今已死矣。”平问：“墓在何处？”邻人引往墓所。平悲号哽咽，不能自止。平乃祝曰：“我与汝立誓天地，保其终身，岂料官有牵缠，各不从心，生死永诀。然汝有灵圣，使我见汝平生之面；若无神灵，从兹而别。”言讫，又复哀泣。逡巡，其女魂自墓出，问平：“何处而来？良久契阔。妾身未损，可以再生，还为夫妇。且速开冢棺破，出我即活。”平审言，乃启墓门，扃

看其女，果活。乃结束随平还家。刘祥闻之，申诉于州县，录状奏王。王断归道平为妻。出《搜神记》。

遠哥失里

元大德二年戊戌，李罗以故相齐国公子拜宣徽院使，奢都刺为金判，东平王荣甫为经历，三家联住海子桥西。宣徽生自相门，穷极富贵，第宅宏丽，莫与为比。然读书能文，敬礼贤士，故时誉翕然称之。私居后，有杏园一所，花卉庭榭，冠于诸贵。每年春，宣徽诸妹诸女，邀县判、经历宅眷于园中设秋千之戏，盛陈饮宴，欢笑竟日。各家亦隔一日设饌，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罢，谓之“秋千会”。适枢密同金帖木耳不花子拜住过园外，闻笑声，于马上欠身望之，正见秋千竞就，欢哄方浓。潜于柳阴中窥之，睹诸女皆绝色，遂久不去，为闾者所觉，走报宣徽。索之，亡矣。

拜住归，具白于母。母解意，乃遣媒于宣徽家求亲。宣徽曰：“得非窥墙儿乎？吾正择婿，当遣来一观。若果佳，则当许也。”媒归报。同金饰拜住以往，宣徽见其美少年，心稍喜，但未知其才学，试之曰：“尔喜观秋千，以此为题，赋《菩萨蛮》南词一阙，能乎？”拜住挥笔，以国字写之曰：“红绳画板柔荑指，东风燕子双双起。夸俊要争高，更将裙系牢。牙床和困睡，一任金钗坠。推枕起来迟，纱窗月上时。”宣徽虽爱其敏捷，恐其预构，或假手于人，因盛席待之，席间，再命作《满江红》咏莺。拜住拂拭刻藤，用汉

情 史

字书呈宣徽。其词云：“嫩日舒晴，韶光艳、碧天新霁。正桃腮半吐，莺声初试。孤枕乍闻弦索悄，曲屏时听笙簧细。爱绵蛮柔舌、韵东风，愈娇媚。幽梦醒，闲愁泥。残香褪，重门闭。巧音芳韵，十分流丽。人柳穿花来又去，欲求好友真无计。望上林，何日得双栖，心迢递。”宣徽喜曰：“得婚矣。”遂面许第三夫人女速哥失里为姻。且召夫人，并呼女出，与拜住相见。他女亦于窗隙中窥之，私贺速哥失里为得婿。择日遣聘，礼物之多，词翰之雅，喧传都下，以为盛事。

既而同金豪宕，簠簋不饰，竟以墨败，系御史台狱，得疾囹圄，间以大臣例，蒙疏放回家医治。未逾旬，竟弗起。阖家染疾，尽亡。独拜住在。然冰消瓦解，财散人亡。宣徽将呼拜住回家，教而养之，三夫人坚然不肯。盖宣徽内嬖虽多，而三夫人秉权专宠，见他姬女皆归豪门，恐貽讥笑，决意悔亲。速哥失里谏曰：“结亲即结义，一与订盟，终不可改。儿非不慕诸姊妹家荣盛，但寸丝为定，鬼神难欺，岂可以其贫贱而弃之乎？”父母不听，别议平章阔阔出之子僧家奴，仪文之盛，视昔有加。暨成婚，速哥失里行至中道，潜解脚纱，缢于轿中，比至而死矣。夫人以其爱女舆回，悉倾家奁，及夫人聘物殓之。暂寄清安僧寺。

拜住闻变，是夜私往哭之，且叩棺曰：“拜住在此。”忽棺中应曰：“可开棺，我活矣！”周视四隅，漆钉牢固，无由可启。乃谋于僧曰：“劳用力，开棺之罪，我一力承之，不以相累。当共分所有也。”僧素知其厚殓，亦萌利物之意，遂斧其盖。女果活，彼此喜极，乃脱金钏及首饰之半谢僧。计其馀，尚值数万缗，因托僧买漆整棺，不令事露。拜住遂

挈速哥失里走上都，住一年，人无知者。所携丰厚，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数人，复有月俸，家道从容。不期宣徽出尹开平，下车之始，即求馆客，而上都儒者绝少。或曰：“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，亦色目人，设帐民间，诚有学术。府君欲觅西宾，惟此人为称。”亟召之，则拜住也。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，而人物整然，怪之，问：“何以至此？且娶谁氏？”拜住实告。宣徽不信，命舁至，则真速哥失里。一家惊动，且喜且悲。然犹恐其鬼假人形，幻惑年少，阴使人诣清安询僧，其言一同。及发殡，空槨而已。归以告宣徽，夫妇愧叹，待之愈厚，收为赘婿，终老其家。拜住三子，俱贵显。

马 子

东晋马孝将，广州太守。儿名马子，年二十馀。独宿厩中，夜梦一女子，年十八九，言：“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，不幸早亡，亡来出入四年，为鬼所枉杀。案生录，当年八十馀。听我更生，要当有依凭，方后活。又应为君妻，能从所委。见赦活否？”马子曰：“可。”因与男克期当出。至期，床前有头发，正与地平，令人扫去，愈分明，始悟所梦。遂屏左右，发视，渐见头面，已而形体皆出。马子便令坐对榻上。陈说语言，奇妙非常，遂与马子寝息。每戒云：“我尚虚。”“借问何时得出？”答曰：“出当待本生日，尚未至。”遂住厩中，言语声音，人皆闻之。女计生日至，具教马子出

己养之方法。语毕，拜去。马子从其言，至日以丹雄鸡一只，黍饭一盘，清酒一斤，醖其丧前，去厩十馀步。祭讫，掘棺出，开视女身，完全如故。徐徐抱出，著毡帐中，惟心下微暖，口有气。令婢四人养护之。常以青羊乳汁，沥其两眼，始开口，能咽粥，积渐能语。二月，持杖起行，一期之后，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常。乃遣报徐氏，上下尽来。选吉日下礼，聘为夫妇。生二男：长男字元庆，嘉禾初为秘书郎；小男敬度，作太傅掾。女适济南刘子彦征。

干 宝

晋干莹为丹阳丞，有宠婢，妻甚妒之。及莹亡，葬之，遂生埋婢于墓。莹子宝，兄弟尚幼，不知也。后十馀年，莹妻死，开墓，而婢伏棺上如生。载还，经日乃苏，言：“干郎饮食我，一如生前。地中亦不觉为恶。”既而嫁之，生子，更活数年。

子犹氏曰：“生埋婢，本舒其生前之妒也，岂知反为彼结地下之缘耶！虽然，姬葬而婢出，则姬之妒终遂矣。异哉！”

张果女

开元中，易州司马张果，女年十五病死，不忍远弃，权瘞于东院阁下。后转郑州长史，以路远，须复送丧，遂留。俄有刘乙代之。其子尝上阁中，日暮，徜徉门外，见一女子，容色丰丽，自外而至。刘疑其相奔者，即前逐之，欣然谐遇，同留共宿，情态缠绵，举止闲婉。刘爱恠甚至。后暮辄来，达曙方去。经数月，忽谓刘曰：“我前张司马女，不幸夭歿。近殡此阁，合当重活，与君好合。后三日，君可见发，徐候气息，慎无横见惊伤也。”指所瘞处而去。刘至期，甚喜，独与左右一奴夜发，深四五尺，得一漆棺，徐开视之，女颜色鲜发，肢体温然，衣服妆梳，无沾坏者。举置床上，细细有鼻气。少顷，口中有气。饮以薄粥，少少能咽。至明乃活，渐能言语、坐起，数日如旧。父母不知也。因辞以习书，不便出阁，常使赍饮食诣阁中。乙疑有异，乃伺出外送客，窃视其房，见女存焉。问其所由，泣自白棺木尚在床下。乙与妻歔歔曰：“此既冥期至感，何不早相闻？”因匿于堂中。儿不见女，甚惊。乃谓曰：“此既申契殊会，千载所无，白我何伤乎？而过为隐蔽。”因遣使往郑州，具以报，因谒结婚。父母哀感惊喜，克日赴婚，遂成佳偶。后产数子。

刘长史女

吉州刘长史，无子，独养三女，皆殊色，甚念之。其长女年十六，病死官舍中。刘素与司丘掾高广相善，俱秩满，与同归，载女丧还。高广有子，年二十馀，甚聪慧，有姿仪。行次豫章，守冰不得行。两船相去百馀步，日夕相往来。一夜，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。二更后，有一婢，年可十四五，容色甚丽，直诣高云：“长史船中烛灭，来乞火耳。”高子甚爱之，因与调戏，婢亦欣然。敕言曰：“某不足顾。家中小娘子艳绝无双，为郎通意，必可致也。”高甚惊喜，意谓是其存者，因与为期而去。至明夜，婢又来曰：“事谐矣！即可便待。”高甚踊跃，立候于船外。时碧天无翳，明月满江。有顷，遥见一女，自船后出，从此婢来。未至十步，光彩映发，馨香袭人。高不胜其急，便前持之。女纵体入怀，姿态横发。乃与俱就船中，倍加款密。此后夜夜辄来，情念弥重。如此月馀。

一日，忽谓高曰：“欲离一事，得无嫌难乎！”高曰：“固请说之。”乃曰：“儿本长史亡女，命当更生。业得承眷，君子若垂意相采，当得白家令知之。”高大惊喜曰：“幽明契合，千载未有。方当永同枕席，何乐如之！”女又曰：“后三日必生，求为开棺。夜中以面承霜露，饮以薄粥，当遂活也。”高许诺。明旦，遂白广。广未之甚信，亦以其绝异，乃使诣刘长史具陈其事。夫人甚怒，曰：“吾女今已消烂，

宁有玷辱亡灵乃至此耶!”深拒之。高求之转苦。至夜，刘及夫人俱梦女曰：“某命当更生。天使配合，必谓喜而见许。今乃靳固如此，是不欲某再生耶？”及觉，遂大感悟。亦以其姿色衣服，皆如所白，乃许焉。至期，乃共开棺，见女姿色鲜明，渐有暖气，家中大惊喜。乃设帟幕于岸侧，举置其中，夜以面承露，昼哺饮。父母皆守视之。一日转有气息，稍开目，至暮能言。数日如故。高问其婢，云：“先女死，柩亦在舟中。”女既苏，遂临悲泣，与诀。乃择吉日，遂于此地成婚。后生数子，因名其地为礼会村。

丽 春

丽春者，唐韦讽祖母之美婢也。祖母妒之，乘夫他出，生埋丽春于园中。至韦讽时，已九十年矣。讽好园事，锄地见发，掘之，乃丽春也。眉目渐开，已而前来拜讽曰：“丽春初蒙冤死，即被二黑人引至一王府。春亦不敢自诉，而阴府已经知悉，减主母十一年禄以与春。乃付判官处分，适判官去职，此事遂寝。九十年矣，盖阴司亦以下人，故不急也。昨天官来搜幽司，积滞者皆决遣，春是以得生。”讽问曰：“天官何状？”曰：“绛衣赤冠，如今道士一也。”又问曰：“汝尸何得不毁？”曰：“冥事未结，尸不毁也。盖地界主以药敷之耳。”讽遂以为室，相道幽冥事；劝讽修德。曰：“天报之以福，信也。”劝讽修炼，曰：“入仙之路，福之数也。”嗣后数年，忽失讽、春所在。

李强名妻

陇西李强名妻，清河崔氏，甚美。其一子生七年矣。开元二十二年，强名为南海丞，方暑月，妻因暴疾卒，广州器热，死后埋棺于土，其外以塹围而封之。强名痛其妻夭年，而且远官，哭之甚恻，日夜不绝声。数日，妻见梦曰：“吾命未合绝，今帝许我活矣。然吾形已败，帝命大鼠为吾生肌肤。更十日后，当有大鼠出入塹棺中，即吾当生也。然当封闭门户待七七日，当开吾门，出吾身，吾即生矣。”及旦，强名言之，而其家仆妾梦皆协。十馀日，忽有白鼠数头，出入殡所，其大如纯。强名异之，试发柩，见妻骨有肉生焉，遍体皆尔。强名复闭之。积四十八日，其妻又见梦曰：“吾明晨当活，盍出吾身。”既晓，强名发之，妻则苏矣。扶出浴之。妻素美丽人也，及乎再生，则美倍于旧。肤体玉色，倩盼多姿，祛服靓妆，人间殊色矣。强名喜形于色。时广州都督唐昭闻之，令其夫人观焉。于是别驾以下夫人皆从。强名妻盛服见都督夫人，与抗礼，颇受诸夫人拜。薄而观之，神仙中人也。言语饮食如常人，而少言。众人访之，久而一对。若问冥间事，即杜口，虽夫子亦不答。明日，都督夫人置饌，请至家，诸官夫人皆同往观，悦其柔姿艳美，皆曰“目所未睹”。既而别驾长史夫人等次日各列筵请之至宅，而都督夫人亦往。如是已二十日矣，出入如人，惟沉静异于畴日。强名使于桂府，七旬乃还。去后，其妻为诸家所迎，往

来无恙。强名至数日，妻复言病，一日遂亡。计其再生，才百日耳。或曰有物凭焉。

祝英台

梁山伯、祝英台，皆东晋人。梁家会稽，祝家上虞，尝同学。祝先归，梁后过上虞寻访之，始知为女。归乃告父母，欲娶之，而祝已许马氏子矣。梁怅然若有所失。后三年，梁为鄞令，病且死，遗言葬清道山下。又明年，祝适马氏，过其处，风涛大作，舟不能进。祝乃造梁冢，失声哀恸。忽地裂，祝投而死。马氏闻其事于朝，丞相谢安请封为义妇。和帝时，梁复显灵异郊劳，封为义忠。有事立庙于鄞云。见《宁波志》。

吴中有花蝴蝶，橘蠹所化。妇孺呼黄色者为梁山伯，黑色者为祝英台。欲传祝死后，其家就梁冢焚衣，衣于火中化成二蝶。盖好事者为之也。

季攸甥女

天宝初，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，及携外甥孤女之官。

情 史

有求之者，则嫁己女，己女尽而不及甥。甥恨之，因结怨而死，殡之东郊庄。数月，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，大族子也，家甚富，貌且美。其家忽失胥，推寻不得，意其魅所惑也，则于墟墓访之。时大雪，而女殡室有衣裾出，胥家人引之，则闻屋内胥叫声，而殡棺中甚完，不知从何人。遽告主簿。主簿使发其棺，女在棺中，与胥同寝，女貌如生。其家乃出胥，复修殡室，胥既出，如愚，数日方愈。女则不直于主簿曰：“吾恨舅不嫁，惟怜己女，不知有吾，故气结死。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，故辄引与同衾。既此邑通知，理须见嫁，后月一日，可合婚姻。惟舅不以胥吏见期，而违神道。请即知闻，受其所聘，仍待以女婿礼。至月一日，当具饮食，吾迎杨郎。”主簿惊叹，乃召胥吏，问为杨胥。于是纳钱数万，其父母皆会焉。攸乃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帐。至月一日，又造饌大会杨氏。鬼又言曰：“蒙恩许嫁，不胜其喜。今日故此亲迎杨郎。”言毕，胥暴卒。乃设冥婚礼，厚加棺敛，合葬于东郊。

吴王女玉

吴王夫差小女曰玉，年十八。童子韩重，年十九。玉悦之，私交信问，许之为妻。重学于齐、鲁之间，属其父母使求婚。王怒不与。玉结气死，葬阖门外。三年，重诘问其父母，知玉死，已葬，重哭泣哀恻，具牲币往吊。玉从墓侧形见，谓重曰：“昔尔行后，令二亲从王相求，谓必克从大愿，

不图别后遭命，奈何！”乃歌曰：“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。志欲从君，谗言孔多。悲结生疾，没命黄炉。命之不造，冤如之何。羽族之长，名为凤凰。一日失雄，三年感伤。虽有众鸟，不为匹双。故见鄙姿，逢君辉光。身远心近，何尝暂忘！”歌毕，欷歔涕流，不能自胜，邀重还冢。重曰：“死生异道，惧有尤愆。”玉曰：“一别永无后期，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？”重感其言，送之还冢。玉与之饮宴三日三夜，尽夫妇之礼。临出，取径寸明珠以送重。遂诣王自说其事。王大怒曰：“吾女既死。此不过发冢取物，托以鬼神。”趋收重。重走至墓所诉玉。玉曰：“无忧！今归白王。”玉妆梳忽见王。王惊喜，问曰：“尔何缘生？”玉跪而言曰：“昔诸生韩重来求玉，大王不许。今名毁义绝，自致身亡。重从远还，诣冢吊唁，玉感其笃衷，辄与相见。因以珠遗之，不为发冢，愿勿推治。”夫人闻之，出而抱之，正如炳然。

长安崔女

华州柳参军，名族之子，寡欲，早孤，无兄弟。罢官，于长安闲游。上巳日，于曲江见一车子，饰以金碧，从一青衣，殊亦俊雅。已而翠帘徐塞，见掺手如玉，指画青衣，令摘芙蓉。女容色绝代，斜睨柳生良久。生鞭马从之，即见车人永从里。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，亦有母，青衣字轻红。柳生不甚贫，多方赂轻红，竟不之受。

他日，崔氏女病，其舅执金吾王，因候其妹，且告曰：

“请为子纳焉。”崔氏不乐。其母重违兄命，诺之。女曰：“愿得曲江所见柳生足矣。必不允，以其与外兄，终恐不生全。”其母念女深，乃命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，达意柳生。生悦轻红而挑之，轻红大怒曰：“君性正粗！奈何小娘子属意如此？某一微贱，便忘前好。欲得岁寒，其可得乎？某且还白小娘子。”柳生再拜，谢不敏。始曰：“夫人惜小娘子情切，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，夫人是以偷成婚约，君可两三日就礼事。”柳生极喜，备数千百财礼，期日结婚。

后五日，柳挈妻与轻红于金城里居。及旬月，金吾始至。王氏泣云：“吾夫亡，子女孤露，被侄不得礼会，强窃女去矣。兄岂无教训之道？”金吾大怒，归笞其子数十。密令捕访，弥年无获。亡何，王氏殁。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里赴丧，金吾之子既见，遂告父。父携柳生，生云：“某于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，非越礼私诱也。家人大小，皆熟知之。”王氏既歿，无所明，遂讼于官。公断王家先下定，合归于王。金吾子常悦表妹，亦不怨前事。经数年，轻红竟洁己处焉。金吾又亡，移其宅于崇义里。

崔氏不乐事外兄，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。时柳生尚居金城里，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，兼赍看圃，坚令积粪堆，与宅垣齐。崔氏女遂与轻红蹊之，同诣柳生。柳生惊喜。又不出城，只迁群贤里。后本夫终寻崔氏女，知群贤里住，复兴讼夺之。王生情深崔氏，万途求免，托以体孕，又不责而纳焉。柳生长流江陵二年，崔氏与轻红相继殁。王生送丧，哀恸之礼至矣。轻红亦葬于崔氏坟侧。

柳生江陵闲居，春二月，繁花满庭。追念崔氏，凝想形影，且不知存亡。忽闻叩门甚急，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，乃